

陳開曦劇作選

彭冲



陳開曦劇作選

彭冲

主 编 沈清标

福建省艺术研究所 编
漳州市戏剧家协会

主 编：沈清标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庄火明 沈清标 陈 苹

陈志亮 陈松年 陈建赐

序

· 陈 贻 亮 ·

盼望已久的《陈开曦剧作选》正式出版了，我作为戏剧界的一个老兵，作为陈开曦同志的老朋友，由衷地感到高兴。

陈开曦同志逝世已经五年多了，现在出版开曦同志的剧作选正是对他在我省戏剧事业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实际纪念，是表达我们对开曦同志这种贡献的肯定和尊敬。

漳州市戏剧界的朋友们要我为《陈开曦剧作选》的出版写一篇序，我立即表示同意。能为一位老戏剧家的遗作写序，我不但感到十分荣幸，而且执笔之际对开曦同志的怀念之情和由衷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我认识开曦同志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记得三十年代间，我在福州从事进步的抗日救亡话剧活动，那时，就听说漳州有一个有名的芗潮剧社，当时我只听说剧社是一个进步的话剧团体，由衷地产生了一种敬慕之忱。就在我听说芗潮剧社之后不久，我又听说芗潮剧社有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陈开曦，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些话是谁对我说的，但漳州的芗潮剧社和陈开曦的名字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自然，这只是耳闻，我和陈开曦同志的见面、认识，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为了工作需要转而从事戏改工作，而开曦同志也在漳州市从事戏改，我们都成为当时的戏改干部。为了抢救戏曲遗产，发掘戏曲优秀传统剧目，我有机会到漳州市去，也才有机会和开曦同志见面，这时不但还没有

宾馆，连公家的招待所也尚未建立，我是住在一间民营的旅社里，陈开曦同志到旅社里来找我，我们相见恨晚，促膝而谈，谈到了对戏曲艺术的认识，谈到了抢救戏曲传统剧目的重要性，自然也谈到了芗潮剧社，这时我才知道开曦同志曾因从事革命的戏剧活动而被捕过，这就益发使我产生对他的敬意。初次见面的一夕谈，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陈开曦同志为戏改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一位很有贡献的戏曲工作者。因为他早期从事过话剧活动，又是集编、导、演特长于一身，这就成为他做好戏曲改进工作的优越条件。在戏曲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他都很有建树。漳州市是芗剧的家乡，戏改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芗剧，开曦同志不但为净化芗剧舞台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而且运用他的优越条件和经验对芗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芗剧艺术的品格；他不但对芗剧发展的历史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是他第一个把过去停留在幕表戏和近似口头文学的芗剧剧本，纳入戏剧文学规范化的轨道，从而使芗剧剧目不只具有演出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价值；他不但在挖掘、抢救、整理芗剧优秀传统剧目方面付出了许多辛劳，而且为芗剧创作了许多新剧目，从而为芗剧剧目的开拓性工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不但自己全心身地投入到戏改工作中来，而且肩负起戏曲的承先启后的责任，为芗剧艺术的教育事业倾其全力，培养了一批芗剧艺术的后继人才。陈开曦同志对于戏曲事业特别是芗剧事业的贡献是全面的、重要的，现在为他整理出版这本剧作选，只能反映他对戏曲事业贡献的一个方面，自然，这也是他的主要方面。

这本选集收入的陈开曦同志的剧作，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关于整理改编芗剧优秀传统剧目一类的，如《吴美娘》、《缪天》、《三家福》等，其中《三家福》曾参加1954年华东区首届

戏曲会演，获优秀剧本奖，为国内许多其他剧种所移植，在国内有广泛影响；一是根据漳州地方传说创作的如《水仙花》、《加令记》等，这类剧本，富有神话色彩，有较高的人民性，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是属于新编历史剧一类的，如《逐荷记》、《黄道周》等，前者写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后者写明末爱国名士黄道周的事迹，这些历史剧都突出了爱国主义精神；一是属于木偶戏的剧本，如《郑成功起义》、《卖马闹府》、《岳云保家乡》等，漳州布袋木偶戏，是我省最有特色的表演艺术品种之一，这些木偶剧本，都充分发挥了布袋戏表演技巧，把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特别适合于儿童观看，其中《卖马闹府》已成为漳州木偶剧团出国演出的保留剧目。陈开曦同志在创作实践中，也是坚持了“三并举”方针的，他还写有一些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戏，如《赵小兰》、《垦荒记》等，此次因篇幅关系未选入集。

陈开曦同志经过“文革”的迫害在落实政策之后，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仍然精神振奋，一方面致力于《戏曲志·福建卷》的撰写和对后辈作者的创作辅导工作，一方面继续为芗剧、木偶剧团改编了大量的演出剧本。这次出版的陈开曦剧作选，大部份是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虽然这只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创作面貌，但是前人的足迹就是为后人开辟道路。这个集子，对我们来说，仍然很俱有借鉴价值的。现在我重新阅读陈开曦同志的这些稿，仍然能看到渗透在剧作的字里行间的开曦的心血，益发使我的缅怀之情，如潮汹涌，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目 录

序	陈贻亮
逐荷志 (新编历史剧)	(1)
黄道周 (新编历史剧)	(65)
√三家福 (传统戏曲)	(103)
√加令记 (民间故事剧)	(129)
水仙花 (神话剧)	(187)
√吴美娘 (传统戏曲)	(233)
√缪 天 (闽南方言古装戏)	(299)
郑成功起义 (木偶剧)	(343)
卖马闹府 (木偶剧)	(359)
岳云保家乡 (木偶剧)	(367)
陈开曦生平简介	(371)
隔海忆往 ——开曦二哥早期戏剧活动断想	陈 峥 (373)
编后记	(376)

新编历史剧

逐 荷 志

(芎 剧)

1877

1878

人 物

郑成功——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赐姓朱，人称国姓爷，
是年卅九岁。

马 信——右提督，年卅岁左右。

周全斌——亲军右武卫，年卅六、七岁。

吴 豪——宣毅后镇，年卅四、五岁。

郭怀三——右先锋，年廿七八岁，郭怀一之弟。

杨 英——户都事，年卅许。

揆 一——Coxott，荷兰台湾总督，年五十六七岁。

宁太恩——hungwim，荷兰东印度联合贸易公司派台湾的
基督教长老，年近五十岁。

苗兰斯丁——maofmtmg，赤嵌楼守将，年卅许。

哈 摩——台湾麻豆番社排依旺族头人，廿六岁。

琼 玛——其母，原名郭敏娘，为1652年抗荷先烈郭怀一之
姐，年五十左右岁。

凤 娜——其妻，年廿三岁。

古 拉——排依旺族猎人，廿一岁。

明 娜——其妻，凤娜妹妹，十九岁。

老 牛——高山族亚美族人，原为郑芝龙炮手，参加郭怀一
起义，年五旬上下。

乌 鱼——老渔民，五十多岁。

银 姊——其女，廿二岁。

江福兴——大粮食商人，五十六七岁。

九阿哥——流氓头，宁太恩亲信密探，年四十许。

林 太——锦歌盲艺人，七十多岁。

阿 珠——其徒，十四五岁。

郑成功侍卫一人，明军、荷军、高山族男女等各若干人。

第 一 场

（水 与 土）

〔1661年4月初一个下午。

〔台湾城（热兰遮）内基督教堂的大庭院里。

〔黑色的铁栅栏，环住这城堡型的教堂，罗马式圆柱拱起花岗岩砌就的走廊，露出一角，有宽而粗的台阶可登上耳门，廊下遍植芭蕉，腥红的蕉花开得正艳，几株椰子树迎风摇摆。

〔栅栏外，海在咆哮，一道道冲腾的波烟在远远的天空旋舞。

〔幕开，炮声隐约可闻，一荷兵从走廊奔上与自外匆匆而来的九阿哥相遇。

荷 兵 快，总督命令！

九阿哥 是（对内）喂！大家听着，总督命令！

荷 兵 （读）大荷兰东印度联合贸易公司特派台湾总督揆一公爵命令，郑成功大军，已在台湾本土强行登陆，正在进攻赤嵌楼，战事万分紧急，今限天晚以前，务将城外粮食，抢运入热兰遮王城内，逾限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一千六百六十一年四月。（下）

九阿哥 （挥鞭向内）听见没有！快搬呀！快……

〔在强烈愤恨的乐声中，荷兵驱着老牛、乌鱼和一些囚犯背粮食，脚锁铁链踉跄地上。〕

合 唱 惨雾罩茫茫，
 乌云蔽长空，
 阴森森，鬼窟+冢墓，
 冷冰冰，霜冻雪封，
 红毛鬼凶残可比阎罗王，
 台湾人无辜监囚地狱中。

九阿哥 两天两夜还搬不完？（乱打）快……

一荷兵 （对老牛）快，生番！（一枪击倒老牛）

〔众荷兵哈哈大笑，人们怒形于色。〕

老 牛 （唱）红毛鬼，莫猖狂，
 釜中鱼，火正旺。

合 唱 鬼尸无地葬，
 高山平地等葬红毛狼，
 曾文溪今已掀起千层浪。

〔一阵强烈的大炮轰击声，兵、九相顾失色。〕

〔苗兰丁狼狈地上。〕

苗 兰 （唱）郑成功兵将猛如虎，
 赤嵌楼被围水难通，
 只好投降放弃抵抗，
 灵魂仍然吊在半空。

总督呢？

九阿哥 总督大人和长老在牧师楼开会。（见探欲下，忙趋前）

苗兰斯丁将军，赤嵌楼战事，咱抵挡得住吧？

荷 探 赤嵌楼已经完了！

〔乌鱼艰难地上。〕

乌 鱼 水、水！（到处找）我快渴死了，我，又饿，又渴，我要水，我……（扑地晕倒）

银 姊 （内唱）连日探监阿爹未见面。

（她头顶水瓶，手拾陶钵焦急地上）

（唱）为送水饭急在心。

（发现乌鱼）阿爹！（趋前）阿爹！……

乌 鱼 （醒过来）水、水，银姊，水（指口）……

〔银姊扶之起坐台阶，正要给他喝水，一荷兵突上抢下水瓶。〕

一荷兵 想逃走，（拉乌鱼）呀？

银 姊 （推开荷兵）水还他喝！（命令地）还他！

一荷兵 （一愣）这……（终于大笑举起水瓶要摔下）

〔银姊猛然夺过水瓶，荷兵拔刀就砍，被银姊接住。正相持间，老牛奔上踢倒荷兵，夺刀砍下，九阿哥随后接上踢翻老牛，抢刀欲杀，银姊飞腿扫倒接刀在手直奔荷、九。揆一偕宁太恩、苗兰斯丁及荷兵同上。〕

揆 一 （内声）呔！大胆监囚，竟敢吵闹教堂！

九阿哥 启禀总督，乌鱼、老牛，他们偷懒不做工，又想逃跑！

老 牛 你们只顾抢运米粮，人都快饿死了，看见么？

银 姊 人不是铁打的，为啥不让吃？天下有这道理？你凶来！

（对荷、九亮刀）

宁太恩 在我教堂内，耶苏基督面前不许行凶杀人。小姑娘，偷懒逃跑，造反背叛主人，自然罪有应得，是上帝的责罚！只要大家把王城外米粮搬运清楚，哪有不让吃饭喝水之理？

老 牛 （忿然）宁太恩，莫来猫哭老鼠！

宁太恩 （冷笑）拉玛，你是高山族人，~~竟背叛本族，与平暴~~
徒郭怀一同谋造反，罪孽深重，~~关九牢了还求~~
之心？！

老牛 （大笑）你就再关，台湾人让你关不完！

乌鱼 你们，你们喝人血，啃人骨，罪恶贯满……

揆一 乌鱼，你抗交渔税、人头税，为首聚众，祇毁官府。今日还敢抗拒总督命令，企图逃走，真是罪不容恕！

银姊 （忍不住）爹，老牛叔，莫管他，水饭在此，拿去！
（送过水饭）

〔荷与九欲动，银以刀逼住，牛正把水饭给乌鱼。老牛，乌鱼、银回首，银刀被九击落夺去。〕

揆一 哼！（夺下水瓶）黄色贼种，该死监囚！（一脚踢破饭钵）来呀，让他们吃土！

二荷兵 是。（把乌、牛强捺在地上，二人挣扎）

银姊 好恨呀！（欲冲过去，被九拦住）

〔乌、牛被按倒于地，老牛双手捧起一把混和饭粒的泥土，忿恨，难苦，颤抖地站起。〕

老牛 （唱）手捧土，火攻心，

台湾水土阮开成，

红毛强占霸紧紧，

寸寸江山血泪凝。

乌鱼 （唱）台风暴雨有时尽，

阎王鬼债难算清，

叫银姊——

银姊 阿爹！（硬冲过去）

乌鱼 （接唱）记下这仇恨，

银姊 （接唱）铁铸火烙刻在心！

老 牛 （唱）这仇恨，且强忍，

到时赤嵌见乡亲。

银姊，这土，这水，点滴都是咱们的收起来！

银 姊 是！（展开手帕庄严地跪接）

（唱）天地祖宗神明，

信女誓言千斤，

尽管灾难层层，

保此土献此身！

总有一天，讨回这——水！

揆 一 这水？（狂笑）来，拿去插花！

九阿哥 插花，（接过水瓶）摆在牧师楼。

揆 一 传我命令，若无搬完粮，不准歇息！

〔荷兵与九吆喝着分别驱三人下。〕

揆 一 长老，赤嵌楼失陷，咱坚守王城，这十万斤粮食，最多只能支持二个月，以后……

宁太恩 总督放心，爪哇总公司哪肯让咱孤军作战？至于粮食，江福兴与咱合作十数年……

揆 一 江福兴是中国人，对这只老狐狸……

宁太恩 自然要提防。不过，他要的也是利润，目前对他只好让步，不然，二天工夫，那来这十万斤白米？

哈 摩 （内唱）余无米粮气难平，（上）

〔哈摩怒气冲冲拉着江福兴，明娜与古拉随后。〕

哈 摩 （唱）请问总督啥原因？

哈摩拜见总督长老！

江福兴 长老救命，救命呀……

明 娜 （接唱）全是汉人作鬼怪，

古 拉 （接唱）今日难饶江福兴！（抽出佩刀）

揆 一 哈摩头人，不准放纵你的族人，如此无礼。

哈 摩 古拉，让总督与长老作主。

宁太恩 哈摩，几时下山？何事与江福兴头家吵闹呢？

哈 摩 下山半日，四处余无米粮，江福兴为舍有米不卖？

明 娜 他，平地人，又作鬼弄怪！

宁太恩 不错，明娜，平地人惯使作鬼弄怪，可这不是江福兴头家，罪恶全是郑成功！

哈 摩 郑成功？

宁太恩 对呀，若非他来打台湾，四处搜抢米粮，以往你们高山人，几时买不到米？

哈 摩 这……不对，长老，我是基督教徒，上帝见证，江福兴和往日一样，米藏起来，要抬高价钱。

古 拉 对，想将鹿皮降价，来欺负阮高山人！

江福兴 总督大人，这……这……长老，小人把米粮全都……

宁太恩 头家，这我和总督全知道，别说了。哈摩，你从小是我一手教导长大，深明基督教义，今日台湾，灾难临头，料不到你竟为此小事，不顾大体，叫我怎不痛心。

哈 摩 哈摩一向尊敬长老，阮侬依旺族众人也问心无愧。若不是……

宁太恩 是，若不是郑成功无故侵占台湾，何致今日发生此事？这罪全由郑成功而起，与江福兴何关呢？

哈 摩 与江福兴无关？

明 娜 我不相信！

（唱）江福兴米店遍台湾，

生意五路透高山，

若非他，乘战乱，

阴谋诡计深打算，

、哪会粒米都空空？

古 拉 （唱）阮从来，

不曾欠过打猎税兽皮捐！

总督今日若不管，

休怪古拉动刀枪！

宁太恩 哈摩，看你的妻妹这对夫妇！唉……

（唱）枉费我一片苦心，

扶持排依旺族进化文明，

看几时高山能如花似锦，

几时能与平地人口气争？！

唉，可怜，可怜，

哎，激心，激心。

哈 摩 古拉，刀收起来。总督长老，我，我认错。不过，高山族人，特别是阮麻豆社排依旺族，也不能常常受人欺负！

揆 一 （大笑）你是排依旺族尊敬的英雄，如此为公行为，永远令人钦敬，可是今日你错了，这种英雄行动，应该对着郑成功！

（唱）他无理台湾侵，

暴力扰乱咱不安宁，

台湾米粮原本不够供应，

哪堪再加他带来三万兵？

如今赤嵌失陷粮食被抢尽，

全是他，郑成功，

不顾百姓丧良心。

只有将他赶出境，

岂可罪怪江福兴？

宁太恩 如今是在打仗，不比平时，粮草军饷岂可不充足。你们